

王建詩集校注

• 尹占華 校注

詩賦研究叢書

趙達夫 主編

巴蜀書社
四川出版集團

詩賦研究叢書

趙逵夫 主編

• 尹占華 校注

王建詩集校注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王建詩集校注 / (唐)王建著;尹占華校注. —成都:
巴蜀書社, 2006. 6
(詩賦研究叢書)
ISBN 7—80659—859—6

I. 王... II. ①王... ②尹... III. ①唐詩—選集
②唐詩—注釋 IV. I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51600 號

王建詩集校注

尹占華 校注

責任編輯	周田青
封面設計	李文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電話:(028)84122206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張	22.625
插 頁	1
字 數	500 千字
書 號	ISBN 7—80659—859—6/I·276
定 價	45.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內容簡介 王建爲中唐著名詩人，其樂府詩與張籍並稱。本書爲對王建作品的一次全面整理，綜理現存《王建詩集》的多種版本進行校勘，詩末輯有翔實的評論資料，並輯錄王建佚詩佚著。全書先校後注，注釋側重人事、地理、典章制度等。書後附有關於王建的研究資料，分評論、紀事、序跋等，盡力求全。同時附有校注者所作《王建繫年考》。前言部分則詳細論述了王建其詩以及在唐詩壇上的地位。

作者介紹 尹占華，1947年生，河北省故城縣人。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面爲唐宋文學。迄今發表論文五十餘篇。出版的著作有《張祜詩集校注》、《令狐楚集校箋》（與他人合作）、《律賦論稿》、《詩詞曲格律學》，並曾擔任《中華大典·文學典·隋唐五代文學分典》中唐部分副主編。

• 詩賦研究叢書 •

趙達夫 主編

詩經蠡測 郭晉稀

楚辭我見 鄭文

屈騷探幽 趙達夫

漢詩研究 鄭文

建安詩論 鄭文

曹植詩新探 裴登峰

李杜論集 鄭文

詩賦論集 趙達夫 主編

張祜詩集校注 尹占華

唐代詩禪關係探賾 盧燕平
(以上由甘肅人民出版社、甘肅文化
出版社、甘肅民族出版社出版)

揚雄文集箋注 鄭文

律賦論稿 尹占華

屈騷探幽(修訂本) 趙達夫

詩辨新探 郭晉稀

詩賦文體源流新探 韓高年

南宋江湖詞派研究 郭鋒

王建詩集校注 尹占華

(以上由巴蜀書社出版)



王建詩集卷第一

樂府三十一首

涼州行

涼州四邊沙皓皓漢家無人開舊道邊頭州縣

盡胡兵將軍別

一作當

築防秋城萬里人家皆已

沒年年旌節發西京多來中國收婦女一半生

男為漢語蕃人舊日不耕犁相學如今種禾黍

驅羊亦著錦為衣為惜氈裘防關時養蠶繅鹽

成疋帛那將繞帳作旌旗城頭山雞鳴角角洛

陽家家學胡樂

南宋臨安府陳解元宅刻本《王建詩集》書影

(中國國家圖書館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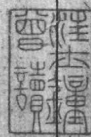


王建詩集卷第四

古風

聞故人自征戍迴

昔聞着征戍三年一還鄉今來不換兵須死在
戰場念子無氣力徒學事戎行少年得生還有
同墮甕蒼自去報爾家再行上高堂爾弟脩廢
櫪爾母縫新裳恍恍恐不真猶未若承望每日
空出城畏渴攜壺漿安得縮地經忽使在我旁
亦知遠行勞人悴馬玄黃慎莫多停留苦我居
者腸



清康熙席啓寓琴川書屋刻本

《唐詩百名家全集·王建詩集》書影

（中國國家圖書館提供）

《詩賦研究叢書》序

趙遠夫

文學領域中，什麼最能體現中國文化的特質？詩賦。人們常說，中國是詩的國度。詩是語言的藝術。儘管世界各個國家文學的百花園中都有詩，但是，中國的詩歌產生於中國文化的土壤，是獨特的漢語的藝術。

漢語最大的特徵，就是單音節，無詞尾變化。古漢語則一字一音，一音一義，無附加成份。雙音詞一般由單音詞組合而成，伸縮分合甚便。漢語又是以漢字為記錄符號的。漢字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的結構特徵，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書面語交際中誤解的機會，又在表情達意和讀音上有一定的提示、暗示性。所以，所謂「文言」，其詞語的組合搭配，詞序的變化，用詞中的借代等，都十分靈活，在體現語意的輕重緩急和此輕彼重、此重彼輕，以及與其他事物的關係方面，不必加附屬句，即可通過詞語句法的變化含蓄地表現出來。抒情言志，通幽達隱，以有限的文字表無窮的含義，實非其他語言文字可以比擬。





又由於方塊漢字一字一音的特徵，中國詩歌在語言佈置方面可以做到形式上的完全整齊同節奏音律上的錯綜變化的統一，對仗、駢儷的藝術美也因而形成。

詩在本質上是抒情的，小說在本質上是敘事的。中國傳統的詩歌根植於中國文化的土壤，而長於抒情。黑格爾在其《美學》的《抒情詩》一節中說：

在對東方抒情詩方面有卓越成就的個別民族之中，首先應該提到中國人，其次是印度人，第三是希伯來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1]

儘管黑格爾對中國的詩瞭解不太多，但也道出了個中真理。

中國詩歌抒情特徵的形成，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2]，但同漢語漢字的特徵應不無關係。但是，詩畢竟是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文學式樣。真正由漢語漢字的獨特性所形成的我國特有的文學式樣，是賦。駢文亦以駢辭儷句為特徵，但駢文中有些不屬於文學的範疇，故這裏祇說賦。

所以說，在文學的領域中最能體現我國文化之特質的，是詩賦。

自《詩經》最早地結集了我國民族抒發喜怒哀樂的歌唱和反映當時政治禮儀、社會風俗的詩篇之後，屈原融合南北文學，寫出了千古絕唱《離騷》，從而登上了世界文學的高峰。此後賈、枚先後承風，開漢賦先河。馬、揚以巨麗為美，潤色鴻業；班、張賦京都，趙、蔡疾世邪，摹物抒情，俱有

佳構。及至六朝，則詩人迭起，賦家如云。到唐朝，則無論詩，無論賦，都是美不勝收，如初唐四傑，李、杜、韓、柳，以及樊川、玉溪，豈止是詩壇神筆，實亦賦苑聖手。宋代以後，詩、詞、曲、賦俱有發展變化，其切今轍古者，代不乏人。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為我國民族精神的確立時期，而《風》《騷》輝映，也奠定了我國文學的優良傳統。漢唐盛世，一以賦睥睨八荒，一以詩雄視百代。則《風》、《騷》、詩、賦，不僅是中國文化的寶藏，也是我們民族精神的體現和中華民族統一團結的紐帶。

為此，我們在文學研究的領域中選擇了詩賦，決定編輯出版一套《詩賦研究叢書》。

這套叢書中既有老一輩學者幾十年研究心血的結晶，也有中青年學者在新的社會環境中所作的可貴探索；既有研究專著，也有對作品的整理、詮解和評注。後者主要是想在目前被忽略了的方面做些工作。當然，某些熱門課題中，我們也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將提出來與學術界朋友們共商。希望得到學術界朋友的支持與批評指正。

一九九三年五月於西北師大中文系

注釋：

「一」黑格爾著、朱光潛譯《美學》第三卷（下），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一年版，第二三二頁。





「二」黑格爾認為，哪個民族的詩較發達和成熟，應同該民族的特性、時代觀和世界觀有關。他說：「在這些民族特性、時代觀和世界觀之中又有某些比另一些更適宜於詩，例如東方的意識方式比起西方的（希臘的是例外）就適宜於詩。在東方，未經分裂的固定的統一的有實體性的東西總是起着主導作用。這樣一種觀照方式本來就是最真純的，儘管它還不具有理想的自由。」見同上第二七頁。

論王建的詩（代前言）

王建，字仲初，潁川人。約生於唐代宗大曆元年（七六六），約卒於文宗大和八年（八三四）。少年時代在邢州一帶求學。曾入幽州劉濟幕和魏博田季安幕。又於嶺南、荆南幕中任職。又回魏州爲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的僚佐。元和八年爲昭應縣丞。元和末至長慶間爲太府寺丞、秘書郎、秘書丞。敬宗寶曆間爲殿中侍御史。文宗時爲太常寺丞。大和二年出爲陝州司馬。後歸居咸陽原上。

一

王建與張籍爲好友，詩亦齊名，都擅長樂府詩，有「張王樂府」之稱^{〔一〕}。嚴羽《滄浪詩話·詩評》說：「大曆後，劉夢得之絕句，張籍、王建之樂府，我所深取耳。」對張、王樂府評價很高。王建的樂府詩題材多樣，內容非常豐富。有反映邊塞問題和人民群眾反戰厭戰情緒的，如《涼州行》、《隴頭水》、《關山月》、《遼東行》、《渡遼水》、《飲馬長城窟行》、《送衣曲》、《擣衣曲》、《秋夜曲》、



《古從軍》、《遠征歸》等便是，有反映社會問題和勞動人民苦難生活的，如《羽林行》、《田家行》、《水運行》、《水夫謠》、《當窗織》、《海人謠》、《織錦曲》便是，有反映婦女問題的，如《促刺詞》、《贈離曲》、《去婦》便是，有寫民俗民情的，如《寒食行》、《賽神曲》、《簇蠶辭》、《鏡聽詞》便是，有寫神話故事的，如《精衛詞》、《望夫石》、《七夕曲》便是，有詠史的，如《烏棲曲》、《白紵歌》便是，有抒情的，如《短歌行》、《行見月》便是，有寫時事的，如《東征行》寫出征吳元濟便是，有寫自己行蹤的，如《荆門行》，也有以寓言體的形式寫人情世態的，如《雉將雛》、《空城雀》、《春燕詞》、《射虎行》、《斜路行》便屬於這一類。這些作品的現實意義極強，尤其是有關戰爭題材，以及反映勞動人民苦難生活的那些作品，作者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譴責戰爭，譴責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和壓迫，表現了作者代民衆立言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如《渡遼水》：「渡遼水，此去咸陽五千里。來時父母知隔生，重着衣裳如送死。亦有白骨歸咸陽，營家各與題本鄉。身在應無回渡日，駐馬相看遼水旁。」此詩寫士兵東渡遼水去與敵人作戰，場面是何等陰沉淒慘，氣氛是何等悲哀凝重！「身在應無回渡日」，這不簡直是去送死嗎？似此已完全沒有了盛唐邊塞詩那種慷慨激昂的特色。安史之亂，以及安史之亂後吐蕃乘機發動的侵佔邊地的戰爭，使得戰禍連綿，中原地區和邊地的人民群眾飽受戰爭的苦難，所以國人普遍籠罩在這種反戰厭戰的情緒之中。據此詩題目，當是發生在遼東地區與林胡的一次戰爭，但戰爭的性質對於衡量這首詩的價值已不重要了。《遼東行》云：「寧爲草木鄉中生，有身不向遼東行」，《飲馬長城窟》云：「征人飲馬愁不回，長城變作望鄉堆。」《古

從軍》云：「聞道西涼州，家家婦人哭。」《遠征歸》云：「但令不征戍，暗鏡重生光。」其中的句子已不僅是對於和平生活的企盼，已經是對於戰爭憤怒的詛咒了。要知道，這些詩反映的正是當時的民心民意啊。

王建樂府詩反映的社會問題非常廣泛。《羽林行》寫皇家侍衛羽林軍殘害人民的暴行，這些人大多出身市井無賴，「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劫商樓上醉」，便是他們的一貫行爲。他們殺人越貨，卻爲皇權所庇護，「百回殺人身合死，赦書尚有收城功……出來依舊屬羽林，立在殿前射飛禽」，法律對他們來說祇是一紙空文。《當窗織》寫貧家婦女終年辛勤勞作，自己卻享受不到勞動的果實，「貧家女大富家織」，這是多麼不合理的社會現象。《織錦曲》寫織錦女的辛勞，「大女身爲織錦戶，名在縣家供進簿」，官家限日完成任務，遂使她們終年不得休息，「一匹千金亦不賣，限日未成官裏怪」。唐代紡織業很是發達，官家於荊州、揚州、宣州、成都等地設有專門機構，監造織作，其中有專業織錦戶，織造高級錦緞，貢入京城，以供統治階級的奢侈享受。這些織錦人家的婦女必須承擔繁重的勞動不說，還白白耗盡了自己的青春。元稹的《樂府古題十九首·織婦詞》自注說：「予掾荆時，目擊貢綾戶有終老不嫁之女。」也是反映這一問題的。《水運行》和《水夫謠》則寫漕運之艱。自南朝末年，長江流域的經濟發展便已超過了北方，唐建都長安，包括糧食在內的生活消費品很多要從江南運來，邊防所需物資也大多依賴南方。陸路運費高，祇能依靠水路。但水路運輸必經黃河，黃河有三門峽砥柱之險，舟船經此多傾覆，運者的生命安全完全沒有保障，故民間苦於漕運。《水運行》說「遠征海稻

供邊食，豈如多種邊頭地」，便是針對這種漕運政策的批判。《水夫謠》說：「苦哉生長當驛邊，官家使我牽驛船……夜寒衣濕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到明辛苦何處說，齊聲騰踏牽船歌……我願此水作平田，長使水夫不怨天。」此詩不僅描寫了拖船工人繁重辛苦的勞動情景，也喊出了他們的心聲。

王建描寫民俗民情的樂府詩也極有特色。《寒食行》寫寒食節的掃墓習俗，《鞦韆詞》描寫姑娘們打鞦韆的遊戲，《賽神曲》描寫秋季農村賽神的情景，《簇蠶辭》寫蠶家婦女移蠶上簇時的祭祀活動，《鏡聽詞》則寫聽鏡面回聲以占卜出門在外的親人吉凶的習俗。《田家留客》是比較特別的一首，不僅描寫了田家的熱情好客，而且浸透著作者對田家的感激之情。詩寫行途之中，作者於田家借宿，受到主人的熱情接待：「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漿馬有粟。遠行僮僕應苦飢，新婦廚中炊欲熟。不嫌田家破門戶，蠶房新泥無風土。行人但飯莫畏貧，明府上來可苦辛。丁寧回語屋中妻，有客勿令兒夜啼。雙塚直西有縣路，我教丁男送君去。」雖僅是借宿一夜，主人對客人卻是那樣體貼，那樣關懷備至，儘管自家生活也很艱難，卻殷勤囑咐客人飯要吃飽，還千方百計讓客人把覺睡好。

唐貞元、元和間，李紳、元稹、白居易先後作「新樂府」詩，以新題寫時事，王建與張籍雖未明確將自己的作品定名為「新樂府」，但是毫無疑問，張、王樂府詩的創作精神與元、白等是相通的，都是關注民生疾苦，反映時政的闕失和貽誤，而且開始創作的時間甚至還要早於元、白。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序》說：「予友李公垂貺予《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爲文，予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二而已。」白居易《新樂府序》說：「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

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誠也，其事覈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什麼是「新樂府」呢？元稹說「即事名篇」，白居易說「因事立題」，其實，如果僅不用舊題是不能算「新樂府」的，思想內容上還必須「刺美見事」、「爲事而作」。可見，元、白作新樂府的目的很明確，他們強調新樂府詩的政治諷諭性，是爲政治而創作的。王建與張籍的樂府詩也大多是寫時事的，現實意義很強，在這方面他們與元、白無疑是同道。但張、王都沒有關於樂府詩的理論闡述，這顯然不是他們的疏忽，而是他們根本就沒有這樣的觀念，這樣的理論主張。所以，張、王的樂府詩與元、白的「新樂府」存在着明顯的差異，實不能等同視之，也就不足爲奇了。這些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元、白的「新樂府」詩政治性強，具有比較濃厚的爲政治服務的色彩，而張、王的樂府詩並非如此。張、王都有很多描寫一方風土人情的作品，如張籍的《採蓮曲》、《春江曲》、《江南曲》、《江村行》，王建的《寒食行》、《賽神曲》、《簇蠶辭》、《鏡聽詞》等，這些詩並沒有什麼政治諷諭之意，是單純爲政治服務的理論所無法涵蓋的。張、王都有以樂府詩的形式詠史懷古的作品，如張籍《求仙行》、《永嘉行》、《吳宮怨》、《董逃行》，王建的《烏棲曲》、《白紵歌》便皆屬於這一類。如果說，這些詠史懷古類還勉強能拉到「借古諷今」的範疇中來，那麼像王建單純寫神話故事的如《精衛詞》、《望夫石》、《七夕曲》等，便與政治絲毫不沾邊了。可見，張、王的樂府詩是元、白「規諷時事」的理論所不能局限的。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九便說：「但在少陵後仍詠見事諷刺，則詩爲謗訕時政之具矣。此白氏之諷諫，

愈多愈不足珍也。所以張文昌祇得就世俗俚淺事做題目，不敢及其他。仲初亦然。（原注：文昌樂府，祇《傷歌行》詠京兆楊憑者是時事，建集並無。）說張、王樂府詩無政治內容，顯然不對；說張、王樂府詩不局限於政治內容，則完全符合實際。二，新樂府者，顧名思義，要用新題，亦即元稹在《樂府古題序》中所說：「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白居易始終堅持用新題寫時事，元稹後來又和劉猛、李餘作《樂府古題》十九首，並沒有將新樂府的創作路線堅持到底。張、王的樂府詩便頗多舊題，可見張、王也不是刻意為新題，作新題樂府與改造舊題樂府兼行並舉，兩條腿走路，較之白居易單純作新樂府的路子要更寬闊一些。張籍的《猛虎行》、《董逃行》、《白頭吟》、《賈客樂》、《妾薄命》、《朱鷺》、《烏夜啼引》，王建的《隴頭水》、《白紵歌》、《烏棲曲》、《雉將雛》、《飲馬長城窟》、《公無渡河》、《獨漉》等，便皆是古題樂府。其中既有「雖用古題，全無古意」者，也有「頗同古意，全創新詞」者（見元稹《樂府古題序》）。高棅《唐詩品彙·七言古詩敘目·正變上》說：「大曆以還，古聲愈下，獨張籍、王建二家體制相似，稍復古意。或舊曲新聲，或新題古意，詞旨通暢，悲歡窮泰，慨然有古歌謠之遺風。」王建的如《羽林行》，後漢辛延年作有《羽林郎》，寫霍光家奴調笑酒家胡女之事，王建詩即由此化出。再如《烏夜啼》，《舊唐書·音樂志二》云：「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義慶時為江州，至鎮，相見而哭。為帝所怪，徵還宅，大懼。妓妾夜聞烏啼聲，叩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為南兖州